



[美] 莫斯·哈特
乔治·考夫曼 著

浮生若梦

You can't Take it with You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浮生若梦

[美] 莫斯·哈特

乔治·考夫曼 著

王喆 译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若梦/(美)哈特,(美)考夫曼著;王喆译.—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3.8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第1辑)

ISBN 7-80179-115-0

I. 浮… II. ①哈…②考…③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7128 号

浮生若梦

译者:王喆

责任编辑:子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252.625

字数:6507千字

版次: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5000册

ISBN 7-80179-115-0/1·001

定价:413.00元(全二十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

(全译本)

第一辑

壮志千秋
福尔摩斯新探案集
娜娜
白鲸
被侮辱与被损害的
野性的呼唤
复活
罗亭
前夜
猎人笔记
好兵帅克
安娜·卡列尼娜（上下）
天方夜谭
叛舰喋血记
大卫·科波菲尔（上下）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飘（上下）
红魔鞋
浮生若梦
上尉的女儿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
邮 编：100026(免收邮资)
E-Mail: ZZTX@sohu.com

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

(全译本)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白雪公主 | 唐·吉诃德 (上下) | 简·爱 |
| 欧也妮·葛朗台 | 母亲 | 呼啸山庄 |
| 百万英镑 | 金银岛 | 巴黎圣母院 |
| 高老头 | 黑桃皇后 | 鲁滨逊漂流记 |
| 雾都孤儿 | 驿站长 | 牛虻 |
| 我的大学 | 村姑小姐 | 包法利夫人 |
| 在人间 | 暴风雪 |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|
| 白痴 | 两个骠骑兵 | 茶花女 |
| 战争与和平 (上下) | 克莱采奏鸣曲 | 愤怒的葡萄 (上下) |
| 悲惨世界 (上下) |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| 十日谈 (上下) |
| 羊脂球 | 绿林英雄罗宾汉 | 情感教育 |
| 巴马修道院 | 秘密花园 | 夏伯阳 |
| 红字 | 灰姑娘 | 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 |
| 小妇人 | 皇帝的新装 | 红与黑 |
| 永别了，武器 | 血字的研究·四签名 | 第四十一 |
| 蝴蝶梦 | 福尔摩斯冒险史 |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|
| 三个火枪手 |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·恐怖谷 | 红磨坊 |
| 名利场 | 华生医生回忆录 | 拿破仑传 (上下) |
| 卡门 | 福尔摩斯归来记 | 斯巴达克斯 |
| 童年 | 最后致意 | 青年近卫军 |
| 孤星血泪 | 小公主 | 天使的愤怒 |
| 哈姆雷特 | 居里夫人自传 | 阿布马勒老爹 |
| 窈窕淑女 | 左拉传 | 铁面人 |
| 罗密欧与朱丽叶 | 贝多芬传 | 勇士的奇遇 |
| 麦克白 |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| 情人 |
| 第十二夜 | 木偶奇遇记 | 被开垦的处女地 |
| 菲菲小姐 | 磨坊书简 | 三颗心 |
| 吝啬鬼 | 基度山恩仇记 (上下) | 一仆二主 |
| 跳来跳去的女人 | 约翰·克利斯朵夫 (上下) | 国王的手下 |
| 脖子上的安娜 | 情感的迷惘 | 金色豪门 |
| 圣女贞德 |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| 夺命迷梦 |
| 苔丝 | 刀锋 | 一个人的遭遇 |
| 奥勃洛莫夫 | 罗生门 | 凡高自传 |
| 静静的顿河 (上中下) | 格列佛游记 | 廊桥遗梦 |
| 奥瑟罗 | 幽谷百合 | 马语者 |
| 真实的故事 | 两个新娘娘 | 莫扎特传 |
| 初雪 | 环游世界八十天 |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|
| 贵人迷 | 朗热公爵夫人 | 卓别林自传 |
| 苦难的历程 (上下) | 禁治产 | 教父 |
| 死魂灵 | 都尔的本堂神甫 | 泰坦尼克号 |
| 化身博士 | 邦斯舅舅 | 走出非洲 |
| 漂亮朋友 | 魂断蓝桥 | 人猿泰山 |
| 温泉 | 爱玛 |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|
| 圣经故事 | 费加罗的婚礼 |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|
| 你往何处去 | 木木 | 伊凡雷帝 |
| 汤姆叔叔的小屋 | 贵族之家 | 与狼共舞 |
| 绿野仙踪 | 父与子 | 所罗门宝藏 |
| 罪与罚 | 钦差大臣 | 埃及艳后 |
| 伊豆的舞女 | 白夜 | 鹿苑长春 |
| 唐璜 (上下) | 傲慢与偏见 | 孤岛疑案 |
| 巨人传 (上下) | 双城记 | 普利兹家族的荣誉 |

总 策 划：子 龙
责 任 编 辑：子 龙
装 帧 设 计：张 清 工 作 室
E-MAIL: qingzhang@public3.bta.net.cn

最不幸的是那些抱着巨大希望而不能如愿的人；那些虽然贫苦，却有充分的自由实现他们诚实意志的人们是有福的……

——莎士比亚《辛白林》

这个城市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地方之一。它是在一次战争后取代了另一个城市爬上“世界金融中心”的位置的。人的欲望在这里膨胀，因为这儿的生活里充斥着机遇和挑战。这里汇集着各国、各色人等，富人堆成了堆，穷人则是更大的一堆，不穷不富的人在它们之间也算是一小堆……然而，人只有两种，幸福的和不幸的。幸福的人不能因不幸的事变成不幸福的人，不幸福的人也不能因幸运的事变成幸福的人……无论如何，事情多半不会比人们想像的更可怕……

你听说过有一条街道能够主宰人的命运吗？不可能？不，朋友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。这个城市里就有这样一条街道！它作为金融中心的中心，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，更令人动容的是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……令人们颇感幸运的是，经济前景一直也没有太不堪入目，否则，这里早已成为自杀者的圣地了！

为什么啰里啰嗦的说这么多？一句话，要相信可能性。而且我们还要使自己的生活会尽可能多的充满各种可能，没有莎士比亚，没有牛顿，一切仍在创造之中……我们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讲一种可能，但究竟是什么，在你读过之后就会知道——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你读过

之后也不知道——这就当然有可能是作者没讲清楚——还有可能是……如此追究下去,这理是越辩越明了,故事还讲不讲了?! 好吧,言归正传——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城市里的——这条街开始……对不起,忘记告诉大家了,这个城市的名字叫——纽约,而这条街的名字叫华——尔——街!

有一天早上,就是说这一天与其他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两样——华尔街两侧依然是林立的高楼,街道上依然是车来车往,人头攒动。这里的人们像平常一样,都在赶时间——不赶时间他们吃什么?人是天天都有新面孔,可楼是不会动的,它们一直都在注视着脚下渺小的人是怎样进入或者走出自己身体的。似乎它们天生就是一种标识,楼的高矮胖瘦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其主人的“高矮胖瘦”——这当然是指经济实力上的,而不是生理上的。比如这座高大挺拔的建筑物……对,就是门口的墙上悬挂着“柯比公司”牌子的大厦,它的主人,柯比先生的钱堆起来肯定比这楼还要高不少,而他本人,却是个矮胖子……柯比公司的大楼门口还有警卫。这个中年男人不知道正想着什么——可能是今天早饭的面包烤糊了——突然,他发现远处驶来一辆汽车,一辆非常豪华的黑色劳斯莱斯车,准确地说,他甚至连车牌号都看清了,尽管车离这儿还很远,但是主人的车总是认得出的。门卫在发现的同时就飞快地跑了过去。他等车停下,毕恭毕敬地把车门打开,对正要下车的人说了一句:“早上好,柯比先生!”柯比先生一抬头,正好看见门卫脸上极其生动的表情。他矜持了一下,皱着眉头,冷冷地说了句:“你好。”大概这么多年,门卫脸上的表情就没变过!柯比先生约莫五十多岁,戴着帽子,穿着大衣,像番茄一样的脸上还架着一副眼镜儿。他有些发福,本来就胖的身体现在像啤酒桶一样……柯比先生风尘仆仆的,精神气色都不太好,应该是旅途劳累,因为他刚从华盛顿赶回来……

柯比先生刚刚进入大楼，很多人就围了上来。“早晨好，柯比先生！”“早晨好，柯比先生！”“柯比先生，早晨好！”人们的问候声响成一片。想必是他们的表情也和门卫一样罢，柯比先生毫不理会，大踏步向前走去。他要去电梯间，然后上楼，因为他的办公室在那里。谁知早有几个记者守在电梯口！他们手持相机，一见到柯比一行就要“动手”。柯比先生的随从抢先一步，过去用手比划着阻止他们：“不许拍照！”眼见机会就要错过，一个记者不甘心，他追上去大声喊着：“我是《纽约时报》的！柯比先生，请您就经济前景发表一下意见！”柯比先生已经进入了电梯间，里面的黑人侍者向他敬礼。随从替他回绝记者说：“新闻界应该知道柯比先生从不发表任何意见！”老柯比很威严很神气地一挥手：“上去！”电梯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那个可怜的记者和其他人一样被关在门外，他应该知道《纽约时报》也没有什么可特殊的——因为他要采访的人太特殊了！

柯比先生一行出了电梯。一个工作人员就急匆匆地跑来，手里扬着一张纸：“电报！柯比先生，大家都在办公室等您呢！”老柯比回答说：“很好！”随即进入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已经有好多天没进入这里了。办公室是极为宽敞的和豪华的，墙上还挂着大幅的油画，而且摆着很多装饰品。一看见他，柯比先生的合作伙伴们、下属们，以及他的儿子托尼都站了起来。一群人就那么眼巴巴地望着柯比先生——还傻笑着。柯比本人算是回家了，他不慌不忙摘下帽子，笑着说：“大家好啊！”他的儿子托尼这时很有礼貌地向前一躬身：“你好，爸爸。”托尼高大、英俊，穿着合身的西装……反正让人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年轻人竟是柯比先生的儿子。老柯比很兴奋地脱下外衣，对大家说：“早上好！……回来可真高兴啊！儿子，你好吗？”

……你妈妈好吗？她怎么样？”托尼告诉父亲：“她非常好！”老柯比幽默了一下：“差一点儿把你叫到白宫去了？”儿子也毫不怠慢：“是真遗憾啊！”听了儿子的话，柯比先生又笑着挖苦他说：“你觉得副经理的感觉怎么样啊？”边说着还用手背弹了托尼肚子一下。周围的人也附和着笑了起来，看托尼怎么回答——老柯比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是托尼以副经理的身分代替他处理公司事务。这么大的担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，确实太重了……托尼却面不改色，仍旧微笑着回答父亲：“还行。”柯比先生很开心地笑了起来，他踱着步子走到房间右侧办公桌那边去。周围的人除了托尼，也都跟了过去。其中一个还调侃了托尼一句：“他说话仍然像拔了一颗牙！”

“华盛顿有什么消息吗？有新闻吗？前景如何？”柯比先生的一个合伙人马上切入正题。柯比并不回答，他吩咐下属：“来杯苏打水！”“我们的前景怎么样？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吧？”另一个人急不可待。柯比先生接过下属递给他的水，刚喝了一口，他有些恼火地说：“好了，我说过了不会受到干扰！我们将完全按照计划进行！”说着他用手指点着这些人：“只要有头脑，我们将是最大的私营垄断集团！蓝姆森已经在计划兼并之内！”“蓝姆森——？！怎么可能？！”人们不敢相信。蓝姆森可不是个小公司，它的规模几乎可以和柯比公司并驾齐驱。况且它的老板蓝姆森先生和柯比先生是老朋友了……“政府不会容忍的！”柯比的合伙人很担心。柯比先生却坐下了。他再次肯定说：“一点没错！我们将会控制所有的制造军火的材料！先生们，世界第二大的柯比公司就要借此发财了！”托尼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，他对此并不“感冒”。“难道没我们战争就打不起来了吗？”“噢，我看蓝姆森是不会允许给任何人吞并的！”这边争论还在继续。托尼打

了个哈欠。

“要是给他点儿刺激，你看他答不答应——围绕其工厂的十二个街区都是我们的了！”柯比先生亮出了底牌。托尼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……“哦？”“噢！”“是吗？”“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！”合伙人们嚷了起来，他们颇感意外。这回柯比先生得意了：“没有我们，他怎么完成他的合同呢？现在你们最好行动起来，拿下与其他人的兼并谈判——蓝姆森我会亲自处理的！”老柯比的话使人们激动起来，因为一个伟大的计划就要成功，世界第二大的柯比军火公司将取代现在的柯比公司！“哦，好的！我们抓紧去办！”“我还要和我的集团开个会！”柯比先生的合作伙伴们满意的离开了。做“头儿”的难处，就是你得让每个人都满意……

老柯比刚缓了一口气，一个下属就走了过来：“先生。”他递给柯比一小杯乳白色的液体。老柯比看了看，不无抱怨地说：“一年花上一万元医疗费，可我还在吃这些破药！”他接过来喝了一口，马上被噎了一下。这肯定是一种“味道不坏”的药！柯比先生拿着他的药走过去，走到儿子托尼的身边，斜坐在他旁边的一张办公桌上。“你看我们的前景怎么样？”做父亲的征求儿子的意见。“别问我——你知道我的价值观不合潮流！”托尼不想回答。老柯比对下属说：“哎，给我接那个哭丧着脸的房地产商的电话！……他叫什么来着？”“布莱克利！”“哦，对！接他的电话。”托尼关心父亲的身体：“爸爸，你好点儿没有？”老柯比一皱眉：“糟透了！胃的毛病……”“我也这么想。”“这阵子跑华盛顿太紧张了，可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该他们来找我！哎，托尼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国家要是没有我们，将无法制造那些武器大炮！”“既然如此，爸爸，别忘了制造弹弓！啊？”托尼讽刺了一句，转身离开了。柯比

先生想了一下,忍不住很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您的电话,先生。”老柯比一边回想着儿子有趣的话,一边接过电话:“太有意思了……哎,你是谁呀?什么?布莱克利!”柯比先生一下子严肃起来。

三

房地产商布莱克利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。这当然不是说房地产商都是妖怪，还专吃地皮，而是布莱克利的手下比尔·汉克斯在抽烟。他悠闲地坐在办公椅上，看着自己的老板在打电话，在别人面前低声下气——往往这个时候，是会令下属们很过瘾的！再看布莱克利，汗都快下来了，手里握着的听筒在他眼里，就像柯比先生的手一样，被他死死攥着。布莱克利是属于那种“聪明绝顶”的人的。他的头发只有脑袋周围一圈儿，几乎可以数得清。柯比先生说他哭丧着脸并不为过，仅那一对坠着大眼袋的眼睛让人看着就够难受的，更不要说他干瘦的且像刀削过一样的脸形和那鹰钩鼻子……

“啊，请等一下，别吃了我！……我已经把十二个街区内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——除了一座小小的房子，那家伙死活不卖！……”布莱克利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很紧张地应答着。“如果不能得到全部的土地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！”电话那边是老柯比愤怒的声音。看上去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“我知道——可我在和一个老顽固打交道……他的房子不值二元五美元，可我已经出价到五万美元啦，先生！”布莱克利感到头疼。“要是钱做不到，你可以用别的办法！那是你的问题！……你给我记住，布莱克利！得全部拿下，否则一个子儿也不给！”柯比先生挂上了电话。

“好……一个子儿也不给……”布莱克利无可奈何地也挂上了电话。他扭过头来对手下比尔抱怨着：“真是一个冷血动物！……可笑！”“这比喻只对一个人最合适！”

比尔微笑着骂了布莱克利一句，他还在不慌不忙地抽着烟。布莱克利没听出来，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笔生意上：“我只有想方设法得到那所房子，比尔！”老柯比关于一个子儿也不给的话，深深刺痛了他。“你总不能强迫一个人卖掉他的家！”比尔毫无建设性的建议，他还不够冷血。“我得逼着他卖掉，就是用瓦斯弹也在所不惜！”布莱克利狂了。

“你听着！听着——！”布莱克利越说越激动，他气急败坏地走到墙边，指着办公室那面墙上悬挂着的街区地图告诉比尔，让他听清楚：“在这十二个街区里已经投下了巨额资金！这资金的背后是这个国家里最有权力的人！而一个蠢老头，还有那所可怜的蠢房子阻碍了这桩生意……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”在布莱克利说话过程之中，他手里的手绢不停地挥舞着，他的眼睛在不停地眨着，他的手下比尔听着听着就笑了起来：“哈哈……对不起，约翰，我觉得这挺伟大的！”“你告诉他，我们出价五万美元的时候，他说了些什么？”布莱克利急于知道当时的情景。“我也记不清了，不过我记得有人开始唱歌了，有人跳起舞来……温德洛夫爷爷坐下来，开始吹口琴了！”“吹口琴？！他们是一群傻瓜？！”布莱克利觉得不可思议。“可爱的傻瓜——！”比尔补充说。“老一套要钱的游戏！”

布莱克利下了断语。他还没见过和钱过不去的人，那些做出种种姿态的，大多都是为了要更多的钱。“我不像……他对钱好像不感兴趣！”比尔不太同意。

“温德洛夫先生来了！”女秘书琼斯走进来，告诉布莱克利他们。“喔——快叫他进来吧！”布莱克利突然一下子得意起来。“好的，先生。”“你怎么找到他的？”比尔问布莱克利，他感到不解。“对钱不感兴趣？”布莱克利反问

了比尔一句。他思索了一下,还是先冷温德洛夫一下对一会儿杀价比较好,于是叫秘书:“琼斯小姐!等一下——先别让他进来!让他等一会儿,让他歇歇脚——!”

四

温德洛夫左脚打着石膏，拄着双拐，站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大厅里的一座柜台前。他正吃着手中的爆米花。环顾四周，偌大个大厅里全是敲打键盘的人，所有的记账机都在有节奏地响着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人。这里所有的人脑子里只有数字，他们和电子计算机的最大区别不是有生命，而是不插电。我们的温德洛夫先生六十多岁，身材适中，长相很端正。头发是白的，在他脸上尤其吸引人的是那对眼睛，它们散发着一种睿智的、坚定的光芒。威严而不失慈祥和蔼，温德洛夫就是这样一种老人……

“温德洛夫先生，请等一下！”那个叫琼斯的女秘书从里面的办公室走出来对他说。“好——谢谢！”温德洛夫笑着回答。“想得到吗？！要我把钱分成三份！”一个人嚷嚷着和另外几个人一起，从温德洛夫身边挤了过去。他们大概是上了布莱克利的当。温德洛夫先生把目光停留在站在自己对面、柜台后面的这个记账员身上。这个记账员小心翼翼地不停地敲击着键盘，连头也不抬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温德洛夫的存在。他戴着一顶只有帽檐的帽子，因为谢顶，会让人以为他真的戴着一顶“像样儿”的帽子。记账员还戴着一副眼镜——也难怪，这里的数字绝对会把你的眼睛弄坏。

温德洛夫先生看了一会儿，实在禁不住了，开口问他：“喔，你在……你在做什么？”“啊？哦，不……上帝啊，我搞错了！……二十年来头一次出错……”他被温德洛夫的举动吓到了，左顾右盼起来，一副生怕被别的人知道

的样子。“我想,这大概会使大楼倒塌吧?”温德洛夫觉得这人挺有意思。“啊?——”记账员没听明白。“吃点儿?”温德洛夫把爆米花递给他。“哦,不——这会毁了我的胃口……”记账员笑着拒绝了。“干这个有什么用?”把生活放在这里和枯燥的东西打交道,确实是严重的浪费。“我得把一些数据加起来,看看是不是正确……”“为什么?!”温德洛夫继续追问。“为什么?……这样就可以修正这些错误的数字……你知道么!”记账员巧妙的回答都可以作为脑筋转弯的试题了!“啊……你喜欢这种吗?”“啊?什么?”记账员手里不停,他没听懂温德洛夫的话。“——就是你干的这工作!”温德洛夫更直接了一点。“哦,不——该死的,上帝啊,我在说些什么啊?”一不小心就实话实说了,记账员赶忙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,又开始左顾右盼起来。“那你为什么干这个工作?”对方穷追不舍。“您瞧,这当然是规矩很严,而且我——”他开始掩饰。“你干这活——有没有更喜欢的工作啊?”“哦不。”记账员完全忘了自己刚才说的话。“去你的吧!——我才不信你说的话呐!……你再跟我说说,有没有更愿意做的事啊?”记账员看了看周围,他显然是被温德洛夫的真诚打动了,小声对他说:“我……我,我制造东西!”“陶器?”“哦不,东西,东西——”“来,让我看看你的东西!”记账员弯下身子,从他的柜台里面拿出一样物件来。原来是个玩具——一只毛茸茸的可爱的小兔子坐在一只小木桶里。记账员给它上了发条,兔子就开始在木桶里旋转起来,还不时地冒上来一下,同时响起了优美的八音盒似的音乐!温德洛夫爷爷开心地笑了起来:“真是太可爱了!”“是的!是可爱——是的!是我自己做的……别的还有很多呐!”看到有人欣赏自己的作品,记账员很高兴,一扫刚才小心拘谨的神色。“是吗?那您干嘛要和这些